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十二

明 楊士竒等 撰

灾祥

宋理宗淳祐十二年牟子才為兵部侍郎上疏曰臣猥以樸學獲侍經帷講説之餘蒙垂清問諮訪世事勤勤懇懇畧無倦容此明主可與忠言之時也兹聞水潦為敗綿十數州奔告于朝日日相繼臣雖至愚極陋其敢

隱默不言謹條變異之因上瀆淵衷之聽臣聞陰陽之氣流行天地之間舒慘焉而為寒燠明潤焉而為雨暘均則和戾則沴雖云天運有數實與人事相符聖人居泰則裁成輔相以保其和遇災則恐懼修省以求其應用能導迎善氣變災為祥否則陰凝於陽而陽不能勝必激而為災為沴矣按孔子作春秋書大水者八而不明災異之應至班固著漢五行志乃取董仲舒劉向之說推究其事或謂弑父弑君或謂兵連禍結或謂淫泆

過度或謂百姓愁怨或謂冉楹刻桷或謂政在大夫雖事以類求微近於鑿然天人之理實相貫通廸逆之機常相影響詎可岐為二致泥其感應哉臣於春秋每獨善宋方宋大水魯使弔焉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且一水之變而隣國至於遣使相弔其君至於負罪引慝如此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可謂善於論興亡明於論感應矣嗚呼宋其罪已而興者歟至於漢

唐則有李尋宋務光之流亦能指陳外親大臣後庭近習為水災之應述其儆戒深切著明而其君不能因言致省推求象類以陰盛為虞往往禍亂接跡如傳所記者何可勝嘆然則國家興衰不在於災異而在於人君之省不省明矣天人之際可不懼哉恭惟陛下膺圖御歷于今二十有九年仁心之所感格善政之所薰陶自宜天降嘉祥諸福畢至乃六月中澣諸道大水同日並發為變異常得之傳聞見之申奏今日而報嚴衢信山

淍發洪溪流暴漲雨八晝夜不止城内外如行江漢矣
明日而報台婺處之水發山源出溪谷而濤頭高數丈
矣又明日而報邵武延平之水輸瀧建寧而城市莽爲巨
壑矣大抵冒没城郭淹浸田苗損壞廬舍摧陷井邑抉
蕩隄防漂流儲峙官吏溺者什之一二百姓溺者什之六
七軍士溺者什之三四而湖南北之水江東西之水閩
之道塗無以異於閩浙一郡之水猶爲災異今東南諸
郡而水毁過半焉此豈尋常細故可得而玩耶且陛下

父母天地而陰陽錯逆矣主山川而摧裂湧決矣君社稷而邑陷城圮矣子萬民而暴災殞溺矣咸謂陛下駭于巨故震惕在懷必有大悔悟大修省以擿塞變異也臣竊考國朝敬天愛民無如仁宗在位四十二年雨災水災間見疊作帝乃詔避殿詔減膳詔改元詔損尊號詔求直言詔寬冤獄詔問疾苦詔發倉廩詔息征徭詔蠲租賦至誠惻怛惕然若傷苟有益於救災皆施行而無吝可謂遇災而懼矣陛下所宜取法也獨柰何其不

然耶而臣深憂靜察則駸駸乎且宣和矣宣和之水暴
至京城起居郎李綱上書以為變異不虛發必有感召
之因災害非易禦必有消去之策綱之意蓋謂實德不
修實政不講可謂切中當時之病詔乃以水衡失職波
流泛濫即非災異綱竟坐狂紕諱人言玩天變甚矣而
今日之證候實似之雖水未及都城然去歲水災疊作
意謂陛下必能悔悟以銷變矣而漫不經意今則日甚
一日矣去歲水災尚遠意謂陛下必能警省以弭災矣

而恬不見怪今則日近一日矣夫災異之來日甚一日日近一日而猶不能恐懼修省焉則宣和都城之水將必突然陛下之前矣臣非好危言以恐陛下也陰氣動戾感名有端豈必水哉蓋將有盜賊之憂外患之虞廹逼而不可慮驍悍而不可支者宣和自元年之既水御筆内批之絡繹猶故也神霄寶録之崇奉自如也花石應奉之科擾無禁也師成童貫之流結怨東南名釁西北不五六載冦入中國以陰名陰理所必至也夫陽明

盛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故其不能明白洞達以廸其德性之和而惟晦昧黯黷以行其物欲之私者意之所感則為惑昵為蒙蔽為柔邪為暗僻為朋比為憸讒皆陰也氣之所應則為滯淫為扎瘥為祅祲為苦蠶為昏墊為沈晦皆陰也豈必水哉宣和惟不去私欲之偏是以激陰濁橫流之害今日又將忽陰沴之戒則必蹈亂亡相尋之轍矣臣不佞敢冒死為陛下條陳之其目有五曰啓私謁而大公至正之理未昭溺近習而清

靜純一之德未著崇土木而恭儉簡樸之化未形庇小人而公平廣大之見未顯失人心而仁厚忠恕之澤未洽此五者根原於一心之微而流行於四海之大極而至於陰濁肆行災害間作敗壞國家而已也且宣和之失在於降御筆以專恩威也陛下天資高明豈不知監然摩聯愛欲紛糾事為往往以獨見之偏撓中書政本之地陛下之意豈不曰恩舊之相迭操政柄而威權幾至於下移今恩舊雖散而威權不可以不收自是心一

起而獨運萬機之政安然行之而無吝矣宗親之除授
戚屬之遷擢外親之特命雖邸第祈求恩舊請託有非
聖心之得已者而輕重厚薄實出於陛下處分也如廢
法何天庭之奏狀臺府之兩造有司之瑣務雖宮媪經
營腐夫干預有非聖心之所樂者而曲直是非實出於
陛下裁制也如撓政何他如内批之宣諭章疏之節貼
臺牒之懲戒是皆亡國之證候而宸翰絡繹詞氣峻嚴
軺使往來施行急遽陛下曾不以掣肘外庭爲疑是國

家機括所在無出於此數事而陛下悉躬親行之臣恐行之不已意輕丞相之譏兼行將相之失復見於今日祇以開私謁之門啓捷出之徑耳此陰濁之政有類於宣和也宣和之失在於溺近習而忘遠慮也陛下至公無私豈不知監然情與愛遷事為私奪往往有蹈其覆轍者矣且宮庭屋漏之閒夫孰無謹獨之學竊意陛下所以待宮妾者必有道矣然聲實流聞由中及外天下妄謂陛下徽有惑溺雖閱理至深觀變已熟萬無此失

而人言如此至謂一令萱死不知幾令萱之復生一飛燕來安保百飛燕之不進道塗流傳雖未必實而虧損聖德之大無出於此雖家置一喙不可得而解矣蝛蛸蠖濩之中夫孰無省察檢防之念竊意陛下待閹尹者亦必有道矣然陪侍習熟工於揣摩或亦微有所預往往時以一二事取信於外故趨者瀾倒雖聖性高明照燭此輩未能盡竊威福之柄然玩而弗慮聲生勢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内則懼陛下之嚴誅益思伺察詆排

以掭公議之戈戟此陰濁之政有類於宣和也宣和之失在於崇土木以備游幸也陛下性好恭儉豈不知監然居養所移未能無愛往歲嘗建龍翔矣嘗飾苑囿矣以甲宮之主視之不翅過矣既又以為未足無故創為新寺之役雖云經費取辦御前大抵施為率從科抑規橅浸廣工役繁興斬丘木而先朝后妃將相之墓無所庇藏廣進助而纖輔江浙膏腴之田半歸白奪方且包撤民居疏鑿溪港窮奢極侈無有已時黔黎敢怒而不

敢言閭巷敢怨而不敢指貂璫捨此無以擅其利內司捨此無以足其欲遂致轉展工程悠颺歲月如暊此役未了又將轉而他圖某所之道觀方興某所之祠廟又起廟堂遵奉委曲施行百姓聞之心摧膽折自古人君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為過失以示萬世今災異如此而斧斤之聲不絶於耳此皆小人圖一旦之利而致人主於有過之地此陰濁之政有類於宣和也宣和之失在於用小人以仇公議也陛下能辨

忠邪豈不知監而心之所倚乃拳拳於小人之黨庇賄
相再用濁亂朝廷凡五六載此宰相之凶也公議方以
削美謚為請而陛下念之終不忘老姦蹲踞掾害忠良
凡數四載此臺諫之凶也公議方以鐫責為請而陛下
眷之終不忘猥瑣之尹因怙寵以名聞所當却退也今
不却退而反陞之貪酷之守因貪婪而召變所當竄斥
也今不竄斥而反庇之下至一縣胥之賤既麗于刑矣
而復脫之縲紲之中一皂隸之賤既聲其罪矣而反庇

之主萃之地君子不幸而為小人所擊則一斥不反不免有收其田里之譏小人有時而為君子所排則左遮右掩不免有保全愛惜之意遂使陰氣盤結於兩間惡儔蕃殖於散地或處畿輔或逃海濵皇惑人心動揺國是此陰濁之政有類於宣和也宣和之失在於滅天理而失人心也陛下銷患於未形豈不知監而謀慮之微乃不及於深綿眇密之中甚可懼也天下有道公議在朝廷天下無道公議在草茅言之是耶則遷善改過言

之非耶則皇自敬德皆所以觸人君進德之機養天下敢言之氣也一或仇視則僇辱隨之去歲嘗黜士矣而其過在京兆今歲嘗僇士矣而其責在朝廷上乘快指揮未免有今日陡如此之憂下惡傷其類嘗恐有異時或手滑之慮雖小夫狂生坐愚至此所可惜者朝廷舉動耳遂使京畿視儌幾至於與士為敵而其心常求以勝士郡國聞風甚至於與士為仇而其極遂至於殺士吁士何負於國家而意向一偏其禍遂至於如此哉王

以小民承天永命是天下之變不在宗族不在諸侯不在
奸雄盜賊而惟在於小民之身有以安之則化叛離爲
訢合無以安之則轉榮懷而爲桯杌其間不能以寸而
害利胥壞甚可畏也國家自實絡以來內郡之民未有
叛心也端平之稅畆淳祐之括田不翅足矣而去歲經
界一事爲害尤深祖呂惠卿手實之故智倣李椿年砧
基之陋規誅求慘毒租稅重敷妖孽椓民一至此極邉
遠未始有離心也清野之轉徙軍需之科敷亦云擾矣

而今歳鈔騎為害尤深空山寨儲蓄之利盡淤淮摧殘之民渚鴻未定離散可憐林燕無巢歸棲何所嗚呼民何負於國家而釁孽一起其禍遂至於此哉此陰濁之政有類於宣和也夫水陰物也而其所以為災則起於陰濁勝而陽明之理有虧物欲行而德性之和不用宣和之證候則背陽明趨陰暗者也而今日之證候則無異乎宣和宣和之災異則以陰濁感陰沴者也而今日之災異亦無異乎宣和感召之政與宣和相合符陰沴

之災視宣和為有過臣願陛下側身修行監宣和之所以失而一以仁宗為法使立政造事之際全德性而得陽明之純虧物欲而無陰沴之勝則天怒可回天災可弭而民命可續矣臣又聞天聖間京城大水宰執方晨朝未入俄有旨放朝王曾亟附奏曰天變甚異皆臣等變調無狀豈可退安私室恬然自處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其後謝絳抗疏亦謂陛下進用丞弼極一時選而政道未茂天時未順豈輔佐不明耶抑委任不篤

耶必若使之宜推心責成以極其效謂之不然則更選
賢者是災異之來大臣任其咎可也今日暴水為災坊
門貽誚大臣固已乏寅亮之德乖調燮之方矣所宜蹈
地上章引咎塞變坦然自恕則亦何詞休沐更私罷朝
夙退外示容與無異他時方且啓擬差除相為技拭上
玩至戒以欺聖明此則臣之所未喻也若謂徒崇虛文
無益於事則所謂實者竟復如何臣竊以為莫大於協
寅恭除壅蔽夫和氣致祥災氣致異而不和之象乃在

大臣一堂之內矛盾交馳一念之間水火鬪進乏和衷
之義無協一之規形諸四方安有肅睦若使好惡得其
正用舍得其真不為苟同猶足相濟萬一各持異見各
徇私情以喜怒為好惡以愛憎為用舍則必至於政令
舛忤而是非亂於上黨與交盛而邪正亂於下豈不糾
紛盭戾變怪愈滋哉此則寅恭之義所當協也災異求
言具有故實所以下通抑欝而內徹關遺陛下樂聞忠
嘉初無厭憚獨大臣惡人議己畏人多言沮不舉行與

情共欝大臣平日自許以賢未必多有懲尤廣為奸利
何用抑遏以至於斯今名怨干和者非止一端産災胎
變者非止一事若非人言則君門九重何由自達若非
導諫則草茅一介誰肯盡言今縱壅遏下情遮蔽耳目
竊恐天變不悟人怨不知弗慮弗圖變起不測駭而謀
之豈有及哉此則壅蔽之患所當除也使大臣能自省
其非深懲二患協寅恭以補燮調之失除壅蔽以消禍
變之原而又亟為救菑補敗之圖行之以至誠懇惻之

意毋諱護以沮吾君為善之意毋艱難以隔吾民欲達之情務惠及飢羸以名和氣則所謂實者猶庶幾於萬一也臣隱憂熏心冒進狂瞽非敢沽激惟陛下亮其愚忠

子才又上火災封事曰臣伏覩近降詔書以欝攸挻災令中外臣僚並許實封直言闕失毋有所隱者臣日者經席再啓猥以獨班獲陞緝熙嘗推明復卦大義仰致聖德修省之助復於貼黃略述火災之由而未備也方

將欲有所言而陛下罪已求言之詔已下其恐吐而復茹不告陛下乎臣頃所上水疏有曰九郡之水非遠也若以遠而忽之則所謂遠者將突然陛下之前矣臣非好為危言以恐陛下蓋欲陛下知所警懼化災異而為休祥也然下詔方爾而撥田賜額之事已喧鬨於新寺矣遣使方尒而內燕排當之事已迭舉於宮闈矣夫災異如此而陛下恐玩之是樂憂也是怒然於吾民也豈陛下以其遠而不足以動吾心耶夫遠而九郡近而京

畿均陛下之民也傷居尓體痛在朕躬均陛下之體也
而皆棄置不問天於是始移其所謂水者而震之以火
焉移其所自遠者而警之於近焉四明之火方盛大而
紹興之火已襲之至日之火方信宿而御街之火又繼
之自是而後盖無夕而不火矣或曰塗撤不先緶疌不
具水潦不畜火道不表正徒不儲是以火不可救或又
曰宰執尹漕殿步帥之意欲先救龍翔救邸第而後救
民居是以火不可救是則然矣是徒知以火政為解而

不知所以致此者固有出於火政之外也然則所以致此者何事乎臣前所謂啓私謁溺近習崇土木庇小人失人心者是也使陛下當是時以臣言為然稍知悔悟警懼舉此五者洗而清之豈不能變災為祥易禍為福耶愚臣言之於前陛下玩之於後而近又加甚焉此回祿之災所以迸發於京師衆大之區使陛下目此鉅異而痛加修省也愚臣至是安敢緘嘿取容不為陛下復舉崇觀政宣之證而鋪陳之乎且私謁之啓莫御筆為

甚也去李綱去陳瓘斥唐庚斥呂頤浩政宣間之御筆也今繳駁貴近者奪瑣闥之權疏排大姦者奪宰旅之職顧劾御史者奪都曹之階為王留行者奪司諫之任以若所為不政宣手臣覿私謁之害其初蓋出於手滑手滑不已而近日所為又加於前是玩天災也玩天災者天必怒而降之禍焉此火之所由作也近習之溺惟閹寺為甚王黼童貫陰懷異志摇撼國本梁師成朱勔陰賊於內結怨於外此宣和之近習也今表裏東私造

譎詭祕廣開營繕以啓侈心甚至與賊隷為窟穴以抗臺諫之衡與富民為道地以為直臣之穽多張羅網如罩飛蟲廣布腹心有同鬼蜮所為若此不宣和乎臣觀近習之害其初不過順適上意而已順適不已而近者所為又過於前是玩天變也玩天變者天必怒而降之禍焉此火之所以作也土木者亂之本也建延福建和陽建寶録建保和此政和三年事也今龔慶之架造未輟而中興觀之工役又新延祥之塗墍未竟而西太乙

之工役復起墓木之所伐可禁也不惟不能禁而主萃
者又與已去之姦雄互爭幾失國家之體邸第之包占
可禁也不惟不能禁而度地者又預指其户民屋之當
撤幾動小民之心所為如此不政和乎臣觀土木之害
其初起於祇神示崇祀事而已為之不已而近者所為
又過於前是玩天變也玩天變者天必怒而降之禍焉
此火之所以作也小人者公議之仇也蔡攸一小人耳
信之庇之鄭居中一戚屬耳用之保之大觀二年事也

今諫長為君子所仇則委曲保護以全其歸御史與善類為敵則尊奬扶持以張其氣綦枰一動全局危揺誰之過歟劉安世元祐諫官也劾楊畏之反覆至於累疏今不能亟劾而授人以鐏䆛不反害孔文仲清江人也劾程頤而旋悔至於歐血今劾其人而襲其位能無泚顔所為若此不大覯乎臣覯小人之害其初不過仇視公議而已仇視不已而近者所仇又過於前是玩天變也玩天變者天必怒而降之禍焉此火之所以作也人

心之失禍亂之源也錢寳為輕鈔法日壞花石為擾和買倍增此崇觀間事也今銅鏹之弊在洩漏在鈺銷源日益耗而民悴楮劵之弊在偽造在增印直日益下而民窮水毁之鄉檢放不實中熟之郡和糴已興告訐獻田廣行包占雖深山窮谷亦為之擾望青採斫驅抑搬移嚴霜飛雪曾不之恤所為如此不崇觀乎臣觀人心之失其初不過奪民之利而已奪之不已而近日所為又甚於前是逆天也逆天者天必降之禍焉此火之所

以作也夫啓私謁溺近習崇土木庇小人失人心是五者若無與於天災也而一失而為九郡之水再失而為京城之火捷如影響甚可畏也陛下於此時亦知所鑒乎私謁之不禁已激而為水火之災陛下知戒天災則當痛自懲艾曰今而後不復秉快秉怒矣遇有當行則與二三大臣開誠布公審訂熟議然後形之奎畫如此則天知陛下之心必能為陛下弭未來之災矣今火後所行乃大不然內批以今日廷紳氣習澆蕩文辭浮淺

為可厭其說是矣締觀聖意大率欲使羣臣緘口縮舌噤無一言而後已以先朝諸老文氣和平旨趣簡切為可法其說當矣然詳觀聖意不過使羣臣宛轉唯阿不為矯激而後已導諛習諂則其諂熏灼宇宙今又浚開其源使之益諂則其諂茲甚是御筆之私猶前日也以此回天天可回乎是之謂筆倩近習之不防已激而為水火之災陛下知畏天戒則當痛自切責曰今而後不以左右近習為耳目矣遇有役使但令達章奏備掃除

以供禁中之役而不任之以事如此則天知陛下之心
必能爲陛下弭未然之變令火後所爲乃大不然漁獵
猥瑣之訟則傳宣内旨以激不平之怨羅絡微細之事
則張大聲勢以賈屈抑之怨盤據深久者窟倖門而不
止表裏姦蠹者梯媚道以自通鋪張地圖意氣揮霍叱
咤禍福人誰敢違則近習之恣横猶前日也以此回天
天可回乎是之謂人殃土木之不禁已激而爲水火之
災陛下遇災而懼則當痛自懲戒曰今而後不復從事

於營繕矣遇有補葺關於宗社而不得免者如春秋書城築之類則當斟酌國力相度事宜不得已而後為之役皆書時如此則天知陛下之心必能為陛下弭方來之變今火後所行乃大不然開拓天街踈通火巷意非不美而細民讙言則曰此為龍翔增築設也開浚渠溝儲積塗潦慮非不遠而市井竊議則曰此為邸第隄防計也驪山作徒昭應斤斧駕言暫止其勢方張是土木之害猶前日也以此回天天可回乎是謂木妖小人之

庇護已激而為水火之災陛下以天災為可懼則當痛自改悔曰今而後不復庇護小人矣凡有仁賢可信則當委情任用篤意捜揚不可混以憸壬如此則天知陛下之心必能為陛下消他日之異今火後所行乃大不然陽遷隂奪以成小人難拔之形倏名旋阻以疑諸賢欲來之志已去之臣留者累六七疏以全恩禮不知能如范純仁救蘇轍虞允文救陳俊卿之詩篤乎未去之姦言者連十許章以排姦惡不知能如歐陽脩移書責

高若訥縣令陳并上疏言董敦逸郭知章之切至乎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否泰易位邪正倒植則疑君子而庇小人猶前日也以此回天天可回乎是之謂人孽人心之不回已激而為水火之災陛下以天變為可畏則當痛自脩省曰今而後不復以小民為草芥矣遇有當恤者惻隱以達其仁哀矜以孚其惠不可㡿奪其生理如此則天知陛下之心必能為陛下除他日之沴矣今火後所行乃大不然會價低垂至為民病也今雖

有稱提之令而不能寬商稅以召和氣銅鏹日荒至爲民害也今雖嚴鉟銷之禁而不能平物價以救目前雖有内帑見緡之賜而散予多不均何以慰嗸嗸鴻鴈歸棲無所之民雖有諸庫支犒之賞而俵散猶未徧何以慰焦頭爛額併日宣勞之人下至竹章木箇百姓所賴以蔽風雪作生計者也而邸第之豪譁然占奪市井之人不敢爭殘廬破屋百姓所賴以幸朝夕活凍餓者也而指揮之嚴遽欲毁拆無告之民何所訴則人心皇皇

猶前日也以此回天天可回乎此之謂政癖夫九郡之水天以是警陛下是陛下脩省之一機也陛下玩之不已固已激而為前日之災燔御街之火天復以是警陛下是又陛下脩省之機也陛下若又玩之則將激而為其他之變異矣天豈可玩變豈可常哉且臣究觀往牒殆為火德將敗之證臣請痛哭為陛下終言之商丘之地唐自閼伯商伯相土以來實主大辰而祀大火我宋受命興於商丘氣運相因實感炎德太祖建號高宗中

興應天順人皆在於此故火德興王則火潛伏而處晦
火德衰敗則火濫炎而並起昔晉士弱謂商人閱其禍
敗之釁常始於火然則火之為象其有關於國家運祚
之興亡明矣今一見而為辛卯之災再見而為丁酉之
災三見而為今日之災況一夕而至於三數見乎楚滅
陳之歲晉史趙曰陳顓帝之族也歲在貴火是以卒滅
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明年陳災鄭裨竈曰陳水屬
也火水妃也以五成歲五及貴火而後陳卒亡夫陳大

皡之墟也火屬也宣和之水與崇寧之火稠見疊作是火王中徽既激而為靖康之變今夏之水與今冬之火前後相襲是火德浸衰豈不激將來之變乎此臣所為懼也陛下儻見以宗廟社稷為念大加悔悟毋謂上天為至遠而必求有以感格之毋以五事為無相關而必求有以平和之使崇觀政宣不佳之政消靡無餘而又上念國嗣未立下思姦邪闚覘舉臣前後之疏及諸臣之疏深省亟悟早正皇儲以系天下之心則猶可挽回

況資善落成已近龍樓問安之地教諭遴選已得范仲朱震之流舉而施行亦無難事惟望陛下深入睿思亟於明年改元講行此禮使七鬯主乎宗社羽翼横於四海問寢問膳藹然有文王世子孝仁禮義之風則天人相與宋室其興又何卒滅乎豈如史趙裨竈之所謂乎臣言至此血淚俱盡惟陛下念之以開我宋實祐億萬年無疆之休

子才又上奏曰臣聞陽失其節則火極陰生陽則火夫

大臣燮理陰陽者也固無所辭其責矣然已失之則求所以救之可也昔子產相鄭而火亦曷嘗委之天而不求之人哉今觀春秋傳所紀謂火作子產使循羣屏攝登大徙主拓儆司宫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司馬司寇列居火道懼而有備君子是以知其政旣則除于國北禳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鄘又大為社以振除之災而能戒君子是以知其禮書楚室而寛其征予之材而又簡兵大蒐子太叔之廟將毁焉子產朝過之復使止之憂而

不傷君子以是知其仁若是者大臣救災者之所宜法也日者之火揖遜救焚且亦幸而無他變耳脫有駭焉者臣不知其何以處之也其無政甚矣雖從事禜禳僅講虛禮而恤災之事則實未有哀矜惻怛之意也今乃忽出指揮自某所至某所將盡塹之以為河港又自某家至某家將盡墟之以為火巷已燬折者奪之未燬折者去之既燬折而再造者又撤之嗚呼天已災之而人又出此以厲之何其忍也何其重不幸也無告之民怨

誹載路廟堂所宜念天變之方新痛人怨之已極力伸
懇請緩議施行是雖出於宣諭而未必不可挽回也而
乃憚於咈逆喋無一語夫子產書焚室而寬其征未聞
毀其室而奪之地也子產於子太叔之廟猶不忍毀之
未聞其忍於顛連之赤子而莫之恤也亦安在乎其為
仁也哉且百姓之言籍籍皆曰此為龍翔爾為邸第爾
則尤不可以不力争也苟徒順上意令出惟行使怨叢
於君父而禍結於國家不獨愧子產而已也晏子告其

君有曰征斂無度宫室日更内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嗚呼晏子之愛其君者如此是亦有媿晏子也陛下堯舜主也而二三大臣恐不以子産晏子所以事其君者事陛下乎臣冒愚忠不識避忌

寶祐二年子才為起居郎因災異上奏曰臣嘗讀史見前代災異數見所感雖不同而所應亦有異然未有不

趨於亡也按漢建寧以後五十有二年日食三十四地震十大水五螟蝗四星孛九大雨雹三大雨水二大疫三地裂青蛇見御坐上大風雨雷電南宮靈臺舊侍中寺雌雞化為雄黑氣墮於溫德殿庭中青虵見於玉堂殿庭中自六月雨至九月自四月不雨至十月皆一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古今𦾔異之頻數未有甚於此時也而究其所以然則皆名於行事之實今五十二年之中所見𦾔異乃反過之楊賜以為皇天垂譴告之象蔡

邕以為諸異皆亡國之恠是豈無所感召而然耶夷考其時有西邸賣官之事有苑囿土木之役有黨人五屬之禁有閹尹專國之謀有黃巾北宮之寇有鮮卑寇邊之擾有奸雄窺鼎之謀此無他其氣皆屬乎陰其類皆纏乎陰屬乎陰則其氣盤結於上下而不可解纏乎陰則其類布滿於上下而不能解故二氣五行之流布日月星辰之運行風雨霜露之凝結雷雹虹電之作止山川草木之變化遇之則為殃為眚為菑為恠為變異為

祅祲捷乎如影響之於形聲蓋有不期然而然者臣讀
史至此未甞不扼腕痛恨於東漢之季年也今國家之
證候不幸而類此蓋自貴德賤貨之風不見於上而天
下率以進奉一說爲博富貴利達之具自茅茨土階之
儉不著於上而左右率以土木二字爲耗財蠹民之藉
自顯忠遂良之德不崇於上而諛佞諸臣每以譁競朋
比爲媒蘖忠賢之地罔匪正人之論隱而廢壞紀綱褻
御者反以宣諭節貼爲尋常苟子不欲之風泯而負乘

致寇盜賊者每以貪官污吏為藉口復境進屯中國所當舉也自此政不修而敵國外患反憑藉此以為憾國驅民之計任賢使能朝廷所當行也自疑忌相乘而奸雄之徒反竊咲此以為睥睨神器之資此天命所以去而無惠顧我國之心天變所以形而無仁愛吾君之意也故熒惑埏留方躔斗宿而太白又晝見矣火星逆行方犯權星而日暈又躔壁宿矣榆火更新甫降飛雪而夏霜又隕麥矣日近妖恠時見形象而訛言又狎至矣

最是六陽浸大一陰未生反作妖孽雷天之號令也自
四月以來天地閉塞未聞震虩之聲日君之象也自四
月以來常噴雲飛雨未見陽明之象風物假大之時資
以為長養也自四月以後風來西北率多肅殺之威寒
物歸根之時所資以為芽蘖者也自四月以後陰氣乗
陽率多常寒之罰漢末之菑異則疊見五十餘年之中
今日之菑異則駢集於三四五月之内豈造物運行常
囿於數而為是適然者歟要必有以為之感名也感名

者何臣前所陳七事是也請為陛下先言漢之所以失而後言今日之所當監可乎按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又按中平二年帝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牣積堂中又令牧守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以大漢堂堂之天下所少者非財也乃汲汲焉如窶人聚財之計一時羣工噤無一語惟呂彊上疏極諫以為中尚方領諸郡之寳中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困其外百姓受其敝而

帝不之省於是天下蕩然以財賄為可以致富貴穢德彰聞惡聲流播此非佳證也今日之證不幸而類此葢自宮掖創進奉之局而排金門入紫闥者類皆浩瀚無涯之財自左右有宣諭之說而聒省部撓臺府者類皆兩造不平之事嘗退覩陛下近事一二如收換文之御批以懲假托空縣徒之窟穴以洗奸利天下皆知陛下本心非急於財利者然請托之謗猶未洗然者以左右近習朝夕營求不能不為聖德之累也錢神為妖陰氣

為沴變異之名其以是乎按光和三年作罼圭靈昆苑又按五年起四百尺觀又繕修南宮玉堂鑄銅人夫以大漢積貯之厚其力豈不能修一囿然楊賜以為先王造囿芻牧皆來先帝上林奢約得所今廢田園驅居人蓄禽獸殆非保赤子之義而帝不之省於是小人哆然趨之以為無害修心一萌禍本遂大此非佳證也今日之證不幸而類此蓋自畢宮露臺之儉不傳而修路寢修應門皆極山節藻棁之工飛廉桂宮之羨未消而館

太一廣龍翔皆極輪奐翬飛之制然猶曰壯麗以示威
重也禊祓以事禬禱也至於靈臺之飾則侈靡以自奉
矣妃守之建則溺愛以自損矣嘗退觀陛下之本心如
捐水衡之積而不取大農之藏未嘗無意於崇儉也左
右之言一入遂至窮奢極欲而不能已也如封前代妃
嬪之域申功臣墓木之禁是其本心未嘗忍於所伐也
七萃之言一售遂至斬禿丘隴而不知止也木妖民怔
隨寓爲沴變異之作其以是乎按建寧二年復治鈎黨

殺前司隸校尉李膺等百餘人又按五年殺永昌太守曹鸞更考黨人禁錮五屬夫以大漢巍巍之天下而日與志士仁人相讎至禁錮以制其出入殺戮以絶其後裔此非佳證也今日之證雖未至於此然犯顔敢諫之士半在草莽率作興事之夫或居槃澗上方以朋比爲用捨以静激爲去取故所捨所去未必皆不肖所用所取未必皆忠賢藉令繫維以永今朝亦不過斯須之貌敬此其所爲雖未必至於殺前司隸校尉殺永昌太守

而要其用心之微往往過於吏考黨人而禁錮其屬也
忠義𪘏舌憤氣紫紆變異之作其以是乎按中平元年
殺中常侍呂彊侍中向栩郎中張鈞二年封宦者張讓
等十二人為列侯三年以宦者趙忠為車騎將軍五年
以小黃門蹇碩為上軍校尉袁紹等七校尉皆統於碩
夫宮闈腐夫至不足齒間有忠者則殺之與討賊者則
爵之以壯健武畧稱者則親任之此非佳證也今北司
之勢不幸而類此其作威福也則以僮奴之賤而逐天

子之臺臣以交結之豐而庇帥臣之童孺其好貨財也則通日進月進之賂而恩寵或致於僥踰摋獻田獻錢之訟而正理卒至於抑屈中書政本之所由系也宣諭迅速則指揮叱咤雖屈大臣之體而不顧七萃殿司之所得轄也救焚紛拏則瓦石抛擲雖傷主帥之額而不恤淩犯階級莫此為甚使典兵枋又將何如惡毒流布於里閭威勢震慴於中外人皆知北司有可以致富貴之勢而不知人主實摋可致之權人皆知北司有可以奪命

令之理而不知朝廷實握宰制之枋其口含天憲手握王爵雖十常侍之横行八校尉之布置曽不是過氣勢翕霍威震恣行災異之作其以是乎按中平元年黄巾賊張角等起先零及涼州羣盜北宫伯玉等反明年寇三輔初平三年黄巾寇兖州夫天下之禍不生於外皆生於内護軍司馬傅燮上疏以為邪正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宜思四罪之舉速行讒佞之誅則善人思進奸凶自息而帝不之省此非佳證也今日之内患不幸而類此荻浦之寇未息而

長興又擾擾矣平江之盜甫平而宜興又道梗不通矣分據要地剽掠平民舟楫為之不通行人為之俘虜人皆曰捕鹽之令嚴而民無所措手足也貪吏之毒流而民或不能心服也政令之不得其平而民或激而為亂也是則然矣而愚臣則以為邪正雜揉是否顛倒奸贓辱臺之臣不戮而尚志之士反見屈於明時驕奢誤國之帥不屈而好修之士反見惡於當世騃孺叨榮於從槖貪帥流毒於名都朝廷行事既無以當其心郡縣長吏又有以激其怨

人懷笑侮家蓄憤悶一嘯呼而鋤耰棘矜皆得讎其上一結約而江泖溝港皆得喉其類釁發蕭墻而禍連四海此傳變之所以憂陰氣積稔怨氣充盈菑異之來其以是乎按建寧六年鮮卑寇幽并自是寇三邊寇遼西寇酒泉寇幽并入北地無歲無之蔡邕建議謂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方今郡縣寇賊尚不能禁況此虜而可伏乎此非佳證也今國家之患不幸而類此山東之兵既窟於舊海而常為一葦趨浙

之謀秦隴之兵復城築於舊利而日有進屯圖蜀之計二兵相望志不在小而漠北之敵又遣和議之使臨我邊疆夫舉大兵以侵伐我之土地而遣使以要我之金帛是其為心蓋以戰為實務而以和為紿計也若姑聽其和以為餌則彼利我鈍未必能出六總管絕漠之師而受黄金鵞之獻也若委順其和以為信則彼詭我正未必不墮平涼刼盟之計而失涇隴邠汧之地也妖氛障日殺氣干霄災異之來其以是乎按初平二年袁紹

遂冀州牧韓馥自領州表曹操為東郡太守三年黄巾
寇兖州殺刺史劉岱曹操入據之遣使上書自古奸雄
窺伺見我國有疵則秉權藉勢託公行私收人心之渙
而後遂其所圖此非佳證也今日之勢不幸而類此蓋
大奸屈伏海濵日夜幸亂以來逞其操持國柄之心或
飛金羽玉以買游士或託友㗲僕以結士夫人見天下
之勢浮游而未定也遂謂仔肩重任舍出此奸故稱功
頌德具見於玉堂策試之文擬陳十極求達於排雲呌

闈之隙惟冀君心之易轉豈思國事之可憂奸儔竄伏
近畿巧於交結或貽書故吏延譽京師或密喉舊胥浚
明線道人見京兆之任一歲而擻易也遂謂彈壓要權
無踰此輩故達官貴要每薦引於黼座之前刑臣腐夫
亦稱道於禁廷之密但冀難聽之潛轉豈知宗社之或
危陰類纒綿異氣充塞災異之來其以是乎臣歷覩東
漢之末讒候如此變異如此使當時將相大臣忠足以
結人主之知謀足以制天下之動必能上義下利以懲

天邸之失必能清心寡慾以止土木之役必能開誠布公以除鉤黨之禁必能深思遠慮以遏閹尹之勢必能愛護根本以弭黃巾之寇必能厲兵秣馬以息鮮卑之難必能觀時達變以遏奸雄之謀惜乎陳蕃竇武雖能同心戮力以獎王室而不能濟之以謀雖能聘名名賢以參政事而不能待之以定自是厥後劉踹唐珍張顥等輩嘗執國柄矣然其失在於輸西園之錢忠諫如陽琳切直如楊賜才學如荀爽雖以時望所推躐居顯位

然皆不免於禍由是七事之失不能救正菑異之來不能消弭漢業由是而遂衰漢鼎因之而遂失非當時大臣之罪歟今天下不幸而有七事之愆若不大加悔艾痛自繩削則一祖十二宗之託其何以永天命於無疆惟休之地乎故臣願上而九重力行好事勿遂前非下而廟堂力進忠言勿順上旨監西園之失而貴德尚義以化天下監竇昆之失而崇朴尚儉以先天下監黨禁之失而登崇俊良以福天下中常侍之縱横可監也不

宜復蹈故轍以成虎視之形黄巾之寇鈔可監也不宜
復循舊規以稔蕭墻之禍鮮卑之盜邊可監也不宜復
示弱形以起倖亂之想如此則陽明用而天理日明陰
濁消而人慾日止將見天無變異民無扎瘥三光全而
寒暑平矣不然無同心戮力之美而有彌縫宮府之心
無聘名名賢之舉而有喜用敏鋭之意無忠諫切直才
學之稱而有竊言順適小智自私之失則天心已變而
難回天災已銷而復作豈不重東漢末年之憂哉臣區

區樸忠賭此鉅異輒瀝忠臣之臆一紓魯女之悲積憤所形血淚俱下惟陛下以社稷為念特采擇焉

三年子才又論雷雨變異疏曰臣聞一心之中人主對越穹蒼之地也心主乎敬天必祐之心極於肆天必警之感應之機捷如影響之應形聲非天心果有異也敬肆之念一分而災祥之應隨至甚可畏也去載明禋陛下致謹於宮庭之間惟恐少有失墜故行事之夕恭謝之旦霽景舒明祐順游至天下萬姓咸曰陛下一念謹

畏如此故天應於上人悅於下此時此意雖堯舜湯文所為不是過也使陛下緝熈此心常常謹畏無一毫少有間斷則天心眷祐常如饗帝之時矣陛下狃目前之安乃不知自警日引月長而侈心漸生欲念漸起至於今春而侈欲一念如火炎炎有加無已乃者燈夕宮中排當夜以繼日得之傳聞見謂熾盛有獻琉璃亭子者有獻琉璃蒲萄架者有獻琉璃木犀棚者奇形異狀未易具述水陸之珍鮮畢集先時之花果斛臻教坊隊子

街市傀儡出入宫門嘈雜喧填至不可筭此等所為已
難訓後猶曰嬉戲云爾最是號名京師之娼妓羣唱迭
和各盡其藝於壇墠蠖濩之宫此何為者耶雖傳聞之
辭間有未實然上自百官族姓下至閭閻小夫竊議聖
德不一而足雖欲止之不可也夫娼優下賤天下至穢
濁至猥媟之物世以匪人目之謂其非復人道也稍自
好者猶不敢近孰謂萬乘之尊宫庭之奥而使此曹冶
容盛飾爭為奇技淫巧之事以博一笑耶陛下六宫固

不之人何乃下采至此耶是舉也不特祖宗無此家法雖宣政濁亂之世亦未甞有此等舉措也此必貂璫等輩愚惑陛下以至于此貂璫小人不識大體何足多責所可惜者陛下三十餘年清靜無欲之主一旦為其所誤遂使平生素履隳壞于此耳陛下貴為人主侈然有輕視天下之心自謂一世莫已若是以無所畏懼縱情極欲而不知上天雖遠未甞不在陛下左右陟降閒也歌席甫散春饗戒嚴欲念未衰敬心安在哉故乘輿已

駕天氣尚和逮至中途雨忽隨至事已還内晴色又開一雨一晴變態於俄頃之間天若有意焉此距燈夕才隔宿也逮至二十一日洊雷忽震隱隱有聲越翼日夜漏下二十刻震霆大作終夕軒轟天威所臨凛乎可畏此距燈夕才五日也由是觀之一念稍侈而天以雷雨之變應之其不可侈肆如此雖然人主不貴無過而貴改過過者天心所必警改過者天心之所常祐此理昭昭不可誣也繼自今其厲夕惕之心益冰堅之戒申勅

左右亟行止絕勿使諂諛無知之言再惑聖聰娼妓穢濁之類復汙宮禁如此則天意必回祐順必致亦祈天永命之一大機也不然天怒未已將降大災以困吾國非止一雷雨之變而已也臣忠愛陛下非敢幸災亦欲陛下稍稍覺悟止絕此念耳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十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張士琛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十三

明 楊士奇等 撰

災祥

宋理宗淳祐六年秘書郎髙斯得日食應詔上奏曰臣竊惟日食之災固非小變其在今日尤謂非常葢以歲言之則適在丙午國家陽九之會也以月言之則是謂三始前代之所惡也以日言之則朔日辛卯詩人之所

醜也函裁参會厥咎已彰況未食之前曀陰累日霽於一朝謹告曉然不啻面命既食之後餘分逮闇光不及還諏之羣言良非美兆陛下克謹天戒若稽舊典豫恩所以飭躬正事撤塞大異者罷元會而不講避正衙而不御卻壽觴而不舉復下明詔敷求盡言聖心憂勞羣下震恐臣幸以虛薄備數周行懷欲效愚久矣敢不奉詔而悉陳之臣伏覩陛下斥去魁孽更新大化以來夙夜刻厲欲以懲革曩弊改紀庶政非不至也然行之踰

年課其成效茫若捕風繫影曾未有以少慰海内之望臣竊惑之大姦嗜權巧營奪服將以遂其三世執命包藏睥睨之志陛下惕然覺悟奮獨斷而退罷之是矣諫憲之臣交疏其惡或請投之荒裔或請勒之休致或議奪其麻而壞之陛下苟行其言亦足以昭示意嚮渙釋羣疑顧乃一切寢而不宣歷時既久人言不置然後黽勉傳諭委曲誨姦俾於襲經之旹妄致掛冠之請因降祠命苟塞人言抱擁存全如護拱璧夫以蔡京之去俾

之謝事又削其十一官而謫之杭凡其鄉里姻婭比為死黨者如宋喬年葉夢得林攄之徒悉皆逐去不得親近人謂上意堅定不可回奪矣曾不三年復居相位竊凶極惡以階政宣之禍今罪與京埒而罰不傷其毫毛又有姦人貪其重賄怵其甘辭於密勿之際日夜乘間伺隙而陰為之地焉是以訛言並興善類解體謂聖意之難測而大姦之必還莽卓操懿之禍將有不忍言者臣竊為陛下凜凜也皇嗣未建國本久虛頃歲以來言

之者脣腐齒落不知其幾疏矣陛下始而玩中而疑終而諱焉英宗之選育也仁廟春秋二十有六孝宗之選育也高廟春秋二十有五雖未正名號而聖意固已定矣陛下之年視二祖何如也顧優游不斷未有專屬非玩歟羣臣立長之論雖涉乎嫌然皆發乎忠誠非有他也而陛下深怪其說非疑歟近者一二小臣論奏及此竊聞宣諭宰執咎進言之煩非諱歟自頃以來諸臣杜口矣日慆月邁鑄隙不塗安知無如定陶賂遺後宮求

為漢嗣者天下祖宗之天下也陛下受之將以傳諸萬世其可牽於私係而不以大公至正之心早正而素定乎大臣者貴乎以道事君者也今也獻替之義少而容悅之意多知耻之念輕而患失之心重内降所當執奏也則不待下殿而已行濫恩所當裁抑也則不從中覆而據命揣上之不嚴於絶惡也則進其餘黨而嘗試意上之追仇乎盡言也則擇其甚者而排擯嫉正而庇邪善同而惡異任術而詭道樂媮而憚勞凡其過失見於

羣臣之論奏者固已不少陛下朞年之間虛心委寄所責者何事而其應乃爾無怍乎望治之勤而收效之遲也臺諫者所以主持公是者也祖宗之時言入輙行無所回撓將以養其氣也比日以來厭其強聒求以箝之乃有所謂宣諭者焉擢兇逸罰交章請罪則諭止之帶私授抗疏論列則諭止之且陛下以此官為何官耶蓋明目張膽立於殿陛以與天子爭是非可否者也頃可諭止之與諭之其可止乎王十朋有言紹興末臺諫

奉行天子風旨有宣諭使言者有宣諭不得言者臺諫之職言不行則去其可受宣諭乎臣謂今日之病何以異此摧其氣挫其鋭則精神風采亦日銷月鑠而已矣陛下果何便於此侍從者所以論思獻納補闕拾遺者也祖宗以來蒐攬俊乂列布棊埀朝廷一有闕失言語議論之臣交唱迭和圖惟正救是以事無過舉令也班聯寥落虛位孔多職業隳廢氣象衰薾國有大事言之而無助爭之而無黨政之多秕抑此之由謂當世之士

果無足以充是選乎則極論綱常一斥不復者其人也執憲端平摒除非類者其人也疏陳三漸力柱閹戚顯劾二姦肅清宮禁者又其人也若此數人漢廷公卿孰有出右者誠能聚之本朝豈不足以折羣邪而奪之氣今也或棄之而不名或名之而不力天子嚴憚而不復柬記大臣覬望而不敢薦延望實之不收乃徒謂人才乏使而目前之苟可以充數豈可厚誣哉刑賞者國之紀綱也賞公則人知勸刑肅則人知懼人主所以御天

下者惟此二柄而已其可使之私且褻乎貴介怙親第賞重複西垣駁正而遂非不省恩蕩干澤汙玷郎闈瑣闥塗歸而終置不問賞不私乎近臣毒死謀出權姦國人戶知賊豈難得發姦擿伏者非但失職又囊橐之典獄訖㳂爰書誕謾敕牓掛壁跡捕渺茫朝廷弗竟也三凶流竄令非不嚴乃有廋伏近畿狎玩國法州郡故縱曾不譙何搢紳傳言相與憤惋舜之流四凶族曾不如此刑不褻乎兵財者國之大政也治兵莫大於謀

帥理財莫先於節用淮閫巽懦擢自權姦趨向既邪緩急難倚今縱不能輟威望臣以代之見大夫之中豈無可任者遷延歲月重於易置豈非憂邊思職者之過乎敵窺南徼事已數載邊臣交奏曰駭聽聞夫敵之以斡腹誤我久矣而廟堂之上將信將疑應接常緩飭兵衛峙糗粻結邊丁撫夷落繕障塞明斥候非知兵者不能辦也乃蹈常襲故不急擇才臣以畀之萬一小夷不支北騎奄至自嶺以南無復横草之備乃駭而圖之豈將

有及之乎軍政之闕孰大於此國家版圖數年以來蕩
析幾半承平用度不損圭銖譬如衰敗之家產垂盡而
費如昔雖欲不困不可得已邊埀久戍饋餉日繁監漕
楮竆國計大屈此何時也而土木不休好賜無藝白鶴
新宮斧斤之聲未絶師臣賜第版築之役將興開之道
路又謂宮掖之閒按明禋之舊比責幣帛於版曹貢篚
之地旣墟至乃輟移他幣以應命由是而推横費侈用
外庭所不得知有司所不得會者可勝道哉邦財之蠹

孰大於此陛下臨政頗治非不焦勞而如前所陳無一

慊志可不思其故歟盖自端平親政以來號曰更化者

屢矣然其所謂更化者不過下一詔書易一宰相而已

至於大化之本關乎氣運之盛衰治道之隆替當更而

不更者則固未知思也本者何非陛下之心乎陛下未

明求衣寒心銷志見於視朝聽斷之時親近儒臣詢訪

得失見於旃厦從容之隙雖堯舜之兢業文武之憂勤

不是過也然閭閻小人妄議聖德或謂謹獨之地立意

之未誠燕閒之時窒慾之不固貨利蝕吾之明者也而不殖之戒未嚴大姦覬還私獻絡繹相位偶缺多藏交營君臣之間相覘以貨相賂以利此元靈汙濁之事豈盛世所宜有哉至於便嬖側媚之人所以熒惑耳目感移心意者尤足以為清明之累腐夫巧諸而使傳幾摇妖孍外通而魅邪密主陰姦伏蠱互煽交攻陛下之心至是其存者幾希矣夫陛下之心大化之本也不於是乎洗濯磨淬力思所以更之乃徒立為虛言亡實之名

而謂之更化此天心之所以未當而大異之所以示警也雖然是心之非更之雖在陛下而格之則在大臣陛下斷自宸衷並建二相所以責望之者豈特簿書期會之故錢穀甲兵之問而已繩愆糾繆陳善閉邪蓋將以為澄源端本之地也捨是不圖而汲汲於末流豈足以為賢相哉必力定國本如韓琦掖孔光傳以悟上心而犯顔逆指非所懼必決去小人如司馬光所謂天若祚宋必無此事而挑怨蹈禍非所恤必止絶内降如杜衍

之積至數十連封面還必裁抑嬖倖如陳俊卿之面質
上前力去淵覿其能及乎此也則陛下從而聽之其不
能及乎此也則陛下以此望之庶乎言動造次交警迭
規涵養薰陶潛感密悟必使人主一嚬一笑之間無往
而不中其度焉夫如是而後大臣之責盡大臣之責盡
而後陛下之心正陛下之心正而天下之事始可次第
而理矣孟軻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及其
更也人皆仰之陛下誠能銷變弭災以彰更化之盛則

孟軻所謂吏者盡亦反其本矣臣西南寒儒頃以庚子冬雷應詔上封事乞陛下擇才並相以是忤史嵩之流落三年不自意得逢陛下更新大化再玷周行目睹歲旦日食之異敢不奉明詔吐其強愚狂瞽干誅惟陛下幸赦

十二年斯得為秘書少監兼侍立修注官進故事曰李丞相沆每朝謁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悅既退同列以為非關

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下無事丞相每奏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又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告已之公不荅數數如此因謂同列曰人主豈可一日不知憂懼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

臣嘗觀唐虞盛時大臣進説其君雖平居無事未嘗不存警戒之意蓋人主不可一日無懼心而保持是心使久而不怠則大臣之責也禹皋陶論治於舜之前舜進禹使之昌言禹不及其他獨舉前日洪水滔

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者以為告禹豈自伐其功者哉蓋將以保帝舜洚水儆予之心使之不忘一日之懼所謂昌言莫大於此後世大臣鮮能知此義者惟漢魏相粗有見乎此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輙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輙奏言之夫宣帝之時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亦可以言治矣相乃常以逆耳之事告其君使之知所警懼不敢安逸可不謂賢乎我國朝名臣李沆

相真宗皇帝每奏事畢必以四方水旱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變色不悦同列皆止之而沆不為止且曰人主豈可一日不知憂懼若不憂懼則無所不至矣嗚呼沆之此言真可謂得大臣之體矣雖周公作無逸以戒成王何以過此且咸平景德乃國家至隆極盛之際而為宰相者不以已治安為足方以儆戒無虞為心用能弼我祖宗丕丕基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豈非萬世宰相之法哉臣竊見比者江浙閩

中諸郡同日大水流殺人民動以萬計中外一辭謂
非小變然大臣恬然視之未聞有孳孳汲汲推原致
異之由圖惟弭災之策為陛下力陳之者一二廷臣
不得已而有言亦人臣願忠職分之常耳頗聞惡其
強聒指為張皇抑何居其位而不知其任耶夫魏相
李沆居天下無事之時而喜言災變之事今日大臣
當大異較炳之後而惡言災變之實豈以陛下不樂
聞之而傾望以至此乎臣願陛下虛懷訪逮示臣以

喜聞警戒之意如舜之進其臣使之昌言庶幾自今
或有變異有以開廣上心博采人言共圖銷弭之術
宗社幸甚
斯得又上奏曰臣待罪蓬山録録無補陛下過聽擢之
攝承記注辭不獲命日夜思惟所以稱塞者就列之初
適覩國家有非常之異職分所在敢不皇皇汲汲即為
陛下言之臣竊見六月以來饒信衢婺台處嚴陵建寧
南劒邵武諸州同時大水敗壞官寺屋廬沉殺人民以

千萬計父老咸謂數十百年所無此非小變也陛下可
不惕然警懼推原致異之由求以攙塞之乎臣觀漢儒
言災異謂有某事則有某應皆為必然之理故人或不
之信然本朝大儒程頤蘇軾朱熹以為感應之理甚精
其說不可盡廢廢之則人主忘警戒之心臣今采摭漢
儒所論水災之應驗諸當世行事蓋真有若合符者試
枚舉而陳之漢儒謂政令逆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
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今盛夏之月土木橫興毀徹

民居妨奪農務窮晝極夜不得休息百姓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致異招殃莫大於此舉動逆時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辟過有德厥災水水流殺人說者謂辟君也人君壅遏有德使不見用則水災應之今在外之臣固有嘗攖逆鱗一斥不復者有顯劾權姦久而不名者當此侍從卿監班列一空之際悉招徠之以補其處可也而宿疑未化開悟惟艱至於詔旨所趣命名所加則不過一二朋邪貪刻之人而已

有德壅遏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道人始去湧
水為災道人者有道之人也今陛下招延衆正列于有
位天下方以慶歷元祐之治望之而因一小人輕蔑學
校使師儒望士力爭而去若不甚惜比日以來復聞小
人有欲陷正臣以變時事者一網盡去有其兆矣善類
孤危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儒謂誅罰絶理厥災水
其水也雨殺人今陛下寬仁出於天性而草茅扣閽或
觸縣隷之辟事謂創見聞者驚疑至於州縣之間冤獄

孔多而輔郡殺士尤其著者道路流傳莫不切齒内外臺臣以其肺腑噤莫敢言陛下深居九重亦嘗知其事乎乃若誅罰所當加者莫㤚縈若也則反擁護存全不傷毫髪刑罰絶理如此水安得而不應乎漢文帝後三年藍田水出流九百餘家壞民室八千餘所殺三百餘人漢儒謂是時匈奴犯北邊殺畧萬餘人故有水災之應往歲之冬寇入淮西大掠而去其所殺者奚翅萬人創殘之餘民氣破傷官吏侵漁寃苦無告邊民失職如

此水安得而不應乎元帝永光五年大水壞鄉聚民舍
及水流殺人漢儒謂是時帝違古制刑臣石顯用事故
有水災之應比年以來刀鋸之餘氣燄日盛士大夫無
耻者赴壑投林倚為內主而都邑瑣細之訟亦復漁獵
以瀆聖聽發命不衷吏道多雜職此之由刑臣用事如
此水安得而不應乎凡此六者非臣臆說質之往牒考
之時事信而有證至不誣也陛下安得視為偶然而不
亟圖所以銷弭之乎今避殿減膳罪己求言旣寂無聞

所下寛恤詔書辭氣平緩殊無哀恫惻怛之意二府引
咎歸政之虚文猶不知改至於處置救災恤難之事若
存若亡未聞有慨然以納溝由溺為已責如救頭然而
圖之者此臣之所甚惑也程頥有言天地之間有感必
有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為應今災變如此忽而不圖
臣恐感應反覆殆無終窮不至於大傷敗不已況陰盛
陽微盖昭然為兵革盜賊小人將起之證而於五勝之
運又我國家之所甚惡者乎臣願陛下深思天戒采用

臣言亟下求言之詔博求塞異之方必先罷新寺土木
必速反忤旨諸臣必遏絶邪說主張善良必謹重刑辟
愛惜士類必加惠邊民救其死亡必抑遠倖臣絶其干
撓信能行此六者不惑不疑則天怒庶乎其可回和氣
庶乎其可召矣雖然臣復有愚見懷欲吐露已乆今天
時人事如此其敢復有隱忍不為陛下言之臣觀漢成
帝時災異至衆劉向告以銷弭之術始終不過以和為
言其論治世之事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曰朝臣

和於内萬國驩於外曰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其論衰世之事曰幽厲之際朝廷不和禍殃自此始曰朝臣繆戾乖剌災異數見葢反覆言之至為深切而又以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之說終焉若向者亦可謂善言災異矣今陛下更新大化厲精思治所望於二相者何如也協恭和衷訓誡勉厲非不諄切奈何纎芥之隙不杜佩觹之風浸成讒人交亂其間將至不可復合夫佐人主變調隂陽何等職分顧不以稷契臯夔濟濟相遜者自

勉而甘心於衰世背戾之風然則爭氣致異涌水為災二相安得不任其咎乎臣願陛下因天災之可畏明以利害申諭二相使之各棄細故戮力一心以濟國事以回天意二相和則衆賢和衆賢和則萬物和如此而猶有變異以為明主之憂臣不信也臣憂愛之深愚戇妄發惟陛下幸赦

斯得又上奏曰臣伏覩御筆以諸郡水災分命朝臣體訪被災輕重布宣德意且令有司給降錢米賑濟仰見

聖天子憂念元元不皇寧處之意然臣謂近年以來所在常平義倉例多羽化況當水毀之後儲蓄抑又可知若令有司專仰此以充賑給必成文具竊見仁宗皇帝慶歷八年河北水災特出内藏庫錢帛令三司轉漕斛斗賑贍嘉祐元年河北復被水出内藏庫紬二十萬匹銀十萬兩賑貸神宗皇帝熙寧元年詔三司支錢五十萬貫賜河北轉運司應副水災諸州支用以免科擾民間孝宗皇帝乾道元年浙東西水災蠲免百姓身丁錢絹於内庫紐支撥還

戶部以充軍用祖宗愛民之切於有司賑給之外又捐朝廷內帑錢物以助之實惠及民不為空言所以人心感悅天意易回雖然此非特祖宗已然之事亦陛下之所親行者紹定二年台州大水命常平使者葉棠移治經理發豐儲倉米十萬石封樁庫錢五十萬貫以充賑濟修城之用是時楮價四倍於今計五十萬為今二百五十萬視三祖所捐蓋有過之今被災之地既廣舊比固當悉援然亦安可漠然視之而徒責之諸司州郡乎臣竊料陛下痛傷亦

子死亡未必不欲捐緡賑之特大臣每事蓄縮逆畏陛下或有所靳而不敢言耳且紹定賑台之事彌遠猶能行之曾謂二相之賢而獨不能爲之乎夫居鈞軸之地遇國家大災變拘文牽俗躊躇顧慮不能稍稍度外行事以慰天下之心而曰國力方屈吾爲朝廷惜費殆不得爲知務矣臣謂三使者之行當各以二三百萬緡自隨所至酌度被災輕重均濟近郡又當兼給以米庶幾實德宣布可以轉災爲祥朝廷每造一宫建一寺其費動以數千萬計若捐百

之一二以活十州數百萬生靈之命其為福田利益蓋
有大於宮寺者矣陛下若以臣言為可采伏乞睿旨降
付三省疾速施行
景定五年斯得為秘書少監以彗出應詔上言曰臣伏
覩七月六日詔書以彗出柳宿許中外臣僚直言時政
缺失者臣一介妄庸受性愚直淳祐末禩蒙陛下擢貳
蓬省攝承記言竟以遇事妄發得罪而去已而朱熠沈
炎何夢然之徒相與掎拾坐廢十年自分此生永訣聖

代無復一言闗于陛下之聽矣不謂垂死之年乃承罪
己之詔諄勤懇惻導之使言臣目睹皇天震怒大禍將
至其敢畏避權勢不聲其所懐以負聖明謹瀝血忱以
羣臣所必不敢言陛下所必不得聞者為獻惟陛下幸
聽臣謹按國史徽宗皇帝崇寧五年正月戊戌彗出西
方光芒長十餘丈徽廟大懼日進蔬食每夕焚香涕泣
至數百拜星没乃止於是慨然深照蔡京之姦不由人
言奮自宸斷即日罷其左僕射凡京所為政事一切罷

之除毀黨碑凡元祐姦黨指揮二十項悉從蕩滌停補
役住方田廢三衛徹園土更學法復科舉罷後苑製造
蠲六尚貢物以至茶鹽錢法並詔戶部議改內外百姓
歌謠鼓舞溢于塗巷近世以來以實應天精切勇猛未
有過於此者後嗣安得不取法哉陛下數年以來專任
一相虛心委已事無大小一切付之果得其人宜乎天
心克享災害不生禍亂不作矣而庚申以來大水為災
浙西之民死者數百千萬繼以連年旱暵田野蕭條物

價大翔民命如綫景象急廹至此極矣今又重以非常之異妖星突出光芒竟天夫柳爲鶉火火者國家盛德所在而彗出焉其變不小若非朝廷政事大失人心則何以致天怒如此之烈乎臣請得而枚數之祖宗立國一本忠厚大姦巨蠧始加流竄今也大臣輕於用之以怖異己庚申辛酉之間大小之臣追停遷放無月而無戚則立矣如斵喪祖宗忠厚之澤何士大夫以仕進爲業者也今使刻薄小人吹毛求疵控持扼塞動觸新制

進退無門旅困顛連有歷二三歲竟不得一闕而去者
又使輕銳少年數人日夜改七司法煅煉增加自薄趨
薄惟恐一人之得進然但能困孤寒耳至已所欲與則
雖碌碌下流超資越序而無所忌憚也人才難得自古
而然並蓄兼收猶懼乏使今也以意向為用舍以黨類
為去留自非素出其門皆棄不録遂使懷才抱藝之士
沈廢流落咨嗟憤惋有錮人於聖世之恨豈不足以傷
陰陽之和乎古之大臣皆以下士為賢吐哺握髮未嘗

少懈所以通達下情蒐擧人物共濟國事也今不務師古妄自尊大有造光範如謁鬼神越月逾年竟不得通雖有奇才異能何以自見凡此數者皆為陛下失士大夫之心者也自井田既廢養兵之費皆仰税租漢唐以來未有能易之者也今也騁其私智市田以餉自謂策畧髙妙前無古人陛下知其非計嘗欲罷之有秋成舉行之命彼悍然不顧也白奪民田流毒數郡告牒棄物不售一錢遂使大家破碎小民無依米價大翔飢死相

望有司尚謂田惡日更月易無有已時姦佃秉之咸叛

其主識者謂興日浙西有亂必自公田始不特若此又

四出虎狼之吏使之磨牙張吻啖咋良民柯山一閧遠

近為之震驚茗水三貪朝廷之所妙選史越翁到郡數

旬而聚斂至三百萬椎剥之慘不言可知朝廷鋤去縣

吏本以愛民也不知反以害民一吏就擒視為奇貨株

連枝蔓殃數十家得錢數百千萬而猶未已質妻賣子

破產亡軀哭泣載塗臣所親見堂堂天朝而甘為破落

州縣攤賴之舉凡此數者皆為陛下失畿甸之心者也江漢上流國家重地中興以後簡畀名臣彈壓撫摩未始偏廢今也舉而付之一夫容養姑息如奉驕子頤指氣使求得欲從斬劓殺伐徧於湖廣監司守令畏懾而不敢爭使陛下創殘遺民淪墜湯火而莫之救江西湖北歲糴給錢其來已久今亦半給告牒人情寧不洶洶以至市舶盡利而蕃夷怨鹽法苛急而商賈怨比日以來復聞廣寇贛盜相挻而起凡此數者皆為陛下失遠

民之心者也然此特臣田間所知萬分之一二耳淮海以西嶺蜀以東千萬人之怨又奚止是哉陛下所恃以有天下者人心而已今大臣盡失之則其相與愁痛號咷哀籲上蒼產妖鍾孽以警悟陛下以昭示危亡又何足恠哉況近歲以來天生柔佞之徒布在世間立人本朝惟知有權門而不知有君父或稱其再造王室或稱其元勳不世或直以為功不在禹周公下虛美溢譽日至上前熒惑聖明掩蔽罪惡遂使陛下深居九重專倚

一相高枕而卧謂如泰山四維之真可倚不知其下失人心上招天譴乃至於此豈非羣臣附下罔上之所致哉陛下試觀五年之間廷紳奏疏不知凡幾千百亦有一語事關廊廟者乎意之異已者盡斥位之偪已者盡除上自執政侍從下至小小朝紳無一而非其黨雖學校諸生亦復數年噤無一語言路久已荆棘所以養成大臣横逆之氣人怨天怒不至於彗出不止也且災異策免三公漢唐以來視為常事丙申雷變陛下亦嘗奮

發剛斷一日而罷二相今彗星之應至不忍言豈雷發非
時之比況人心皇皇萬口一辭皆指其人獨陛下不悟耳
且后妃之家不得為執政官仁宗皇帝之著令也政宣
犯之終至禍敗陛下違仁宗之令典蹈政宣之覆轍固
已不合天心久矣今遇非常之變而又不思改圖則亦何
時而覺寤哉臣恐自今上天不復譴告而傷敗旋至矣臣
忠憤所激不勝大願陛下取崇寧彗出故事反覆披覽
力見施行因大臣求退而亟許之取庚申以來一切刻薄

害人之政即日罷去申嚴仁宗著令爲子孫萬世之法而又盡滌聖心力行好事收名真賢昭洗冤魄以荅天心以慰人望如此十日而妖星不滅則寸斬臣以謝大臣以戒狂妄臣不敢辭干冒天威不勝震懼之至

淳祐十二年國史實録院校勘湯漢以大水應詔上奏曰君心敬肆之分實上天喜怒之由一念之敬上帝臨女祥風慶雲所從出也一念之肆上帝震怒妖祲陰沴所從生也又火災應詔上封事曰臣聞任天下

之大立心不可不公守天下之重持心不可不敬陛下膺皇天之眷命受祖宗之寶圖則不當懷私恩爲天下共主爲億兆寄命則不當隆私親大臣邇臣服休服采皆陛下所倚仗也則不當信私人三省密院皆陛下之朝廷發號布政所從出也則不當有私令四海九州土宇版章皆陛下之倉廩府庫也則不當殖私財陛下於皇天祖宗之德弗永念而報荅私恩於羣黎百姓之疾苦弗深恤而富貴私親公卿在廷其信任不若近習之

篤中書造命其施行不若內批之專則陛下之立心既未能盡合乎天下之公矣往者陛下上畏天戒下恤人言內則拘制於權臣外則恐怯於強敵敬心既不敢盡弛則私意亦未得盡行比年以來天戒人言既已玩熟而貪濁國柄黷貨無厭彼既將恣行其私則不得不縱陛下之所欲為於是前日之敬畏盡忘而一念之私始四出而不可禦矣姑以近事迹之定策之碑忽從中出鄉未欲覩其文也貴戚子弟參錯中外鄉不如是之放

也土木之禍展轉流毒訟牒細故胥吏賤人皆得藉群瑲之勢徹清都之邃鄉不如是之盛也御筆之出上則廢朝令下則侵有司鄉不如是其多也賄賂之通書致之操鄉不如是其章也故凡陛下之所以未能任大守重而至於名態宿禍者始於立心之未公成於持心之不敬私以為主而肆以行之此所以感動天地而水火之災捷出於數月之內也陛下得不亟為治亂持危之計而可復以常日玩易之心處之乎

理宗時考功郎官趙景緯以彗出于柳應詔上奏曰今日求所以觧天意者不過恱人心而已百姓之心即天心也錮私藏而專天下之同欲則人不恱保私人而違天下之公議則人不恱閭閻之糟糠不厭而燕私之供奉自如則人不恱百姓之膏血日朘而符移之星火愈急則人不恱不公於已而欲絶天下之私則人不恱不澄其源而欲止天下之貪則人不恱夫必有是數者斯足以召怨而致災頃陛下捐内帑以絶壅利之謗出嬪嫱

以節用度之奢弄權之貂寺素為天下之所共惡者屏之絕之毒民之恩澤侯嘗為百姓之所憤者黜之棄之擇忠鯁敢言之士置之臺諫以通闗鬲之壅選慈惠忠信之人使為守宰以保元氣之殘又必稽乾淳以來凡利源窠名之在百司庶府者悉隷其舊以濟經用之急公田派買不均之嘝聽民自陳隨宜通變以安田里之生則人心恱天意解矣人之常情懼心每發於災異初見之時不能不潛移於諂諛交至之後萬一過聽左右

寛譬之言曲為他說以自觧毛舉細故以塞責而恐懼之初心弛則下拂人心上違天意國之安危或未可知又曰損玉食不若捐内帑卻貢奉之為實避正朝不若塞倖門廣忠諫之為實肆大眚固所以廣仁恩又不若擇循良黜貪暴之為實蓋天意方回而未豫人心乍悅而旋疑此正陰陽勝復之會眷命隆替之機也

將作監表甫上奏曰臣仰惟陛下祇畏天威益隆聖德因風雨震淩之變惕然恐懼以避殿減膳為未足廼親

灑宸翰布告中外俾小大臣僚咸以直言來上聖心篤
切已足上格穹蒼矣臣昨厠從列玆叨祠廩目擊變異
痛心疾首雖抱沈痼屛處衡茅其敢以是爲觧而不思
所以仰荅淸問是用披瀝肝膈粗陳管見惟陛下少垂
聽焉臣聞聖帝明王之世天道順於上地道寧於下故
無疾風苦雨之災無地震水涌之變此皆盛德感召之
所致也而自今夏以來地震屢矣廼七月七日白虹夜
見虹颶母也越二日而颶風挾雨大肆威虐人皆曰颶

母之見此先兆也臣則曰先兆之見不在乎白虹垂象
之時而已著於地震示變之日記曰地載神氣神氣風
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且夫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於是
乎風霆流形發生庶物斯其所謂神氣者歟夫何神氣
之發育乃反為人物之殃不為祥風甘雨乃轉而為災
為沴殆有甚可恠者焉土宇者所載之神氣也今則漂
蕩室廬矣民人者所載之神氣也今則傷害民命矣物
產者所載之神氣也今則垂成之稼掃地無餘一飽無

期饑莩將見矣地震兆其端而颶風煽其毒是其咎果安在歟夫地載神氣而聖人之神氣實與之相為流通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作書者以為舜之德即舜之所以為神氣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天降時雨山川出雲記禮者又引崧高之詩而繼之曰此文武之德即文武之所以為神氣也成王之神氣微有所昏故大風偃禾昭示譴告及夫啓金縢之書發悔過之語而反風起禾見於不旋踵之頃當是時成王之神氣其精明與舜

同亦與天地同故一念感召如響斯荅然則今日之變天道未順地道未寧震動漂揺災異交作無庶物露生之應而有蕩析摧敗之憂陛下盍亦反躬内省豈吾之神氣有歉於古之帝王而然歟臣竊謂天覆地載人物處於其中同此一神氣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實所以為神氣之主也比歳以來兵戈滿目乖戾之氣上干陰陽西蜀破矣荆襄殘矣淮甸搶攘江湖撼揺民人死亡何可勝計今又先之以地

震重之以風雨凡平時之林然而生蔚然而茂神氣之所發育者率皆憔悴蕭條觸目酸鼻而又物價翔踴日甚一日民將無所得食直立而須死耳夫民物之生皆地之所載而天之所覆也今天愛其道地愛其寶但見寖衰之形莫覩寖明寖昌之象可不為之寒心哉雖然亦豈無道以處此臣敢枓別其條以告陛下夫天下譬猶一身身以神氣為主神氣精明然後骨力堅強血脉流通吾身可以久安而無疾治天下亦然心源者神氣

也人才者骨力也兵財者血脉也自一身而宮闈自宮闈而朝廷自朝廷而天下所以主張是者神氣也所以運動是者骨力也所以流行是者血脉也陛下一澄其心源則神氣充矣一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强矣一提兵財之體統則血脉通矣故天下之機括惟在陛下之一身而已且端平未更化之前姑置勿論自更化之後陛下所歴之艱險變故不為不多而所以動心忍性者不為不至矣不知陛下因災異而神氣遂為之銷沮乎

抑因警懼而神氣愈爲之精明乎夫憂窘則怵惕安平則弛緩常人之情耳聖帝明王純一不貳之德則固不當若是也臣願陛下悼念災變之可畏深思平日之過愆痛自懲艾以陛下之心對天地之心變異卒起之時固當飭躬自省變異漸息之後尤當兢業自持此心所存慄慄然常若盲風怪雨拔木發屋之變臨乎其前絶荒淫之嗜好戒宴安之鴆毒杜羣枉之邪徑伸忠賢之正氣燕居深處與治朝聽覽之際同一莊肅妃嬪進御

與經帷講學之時同一敬畏勿以屋漏闇室而自肆當以天鑒孔昭為可懼勿以借曰未知而自恕當以人見肺肝為難欺視聽管攝乎天君而毋以外物汩精神幾務盡付於至公而毋以私昵寄心腹亦一時寬釋之邪說而惟思天下至大至重之責不可有一日之暇逸屏目前玩志之細娛而深念藝祖皇帝之金甌不可有纖毫之闕損如此則大臣不敢養驕以惰股肱小臣不敢養諛以惑耳目近臣不敢養安以稔蕭墻之禍遠臣不

敢養寇以遺宗社之憂君臣上下置此身於岌岌至危至險之中天地神祇惻然感動將挈而還之於至安至固之域矣臣所謂陛下一澄其心源則神氣必充者此也人主無職事惟以進賢退不肖為職史稱郭公之所以亡在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以臣觀之郭公之罪固在乎無剛斷之勇而其受病之原則在乎未能識善惡之真如使其真知善善真知惡惡則何遽至於亡惟其顛倒錯亂莫知適從當用者如轉石當去者如

拔山卒之正不勝邪忠不敵佞佞邪滿朝則忠正路塞是以終陷於亡耳陛下收攬威福凡所進退之人不勝其衆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往往作賢作佞迄無一定之守人謂陛下剛斷之不足臣竊窺陛下近年以來未嘗不欲用剛也特在乎審而行之耳斷在必用者宜施之於君子而勿誤施之於小人斷在必去者宜施之於小人而勿誤施之於君子則得其所謂用剛之實而不蹈郭公之失矣今陛下未能別白賢否之真但懲

往時議論紛紛異同之弊遂以安靖為尚然所謂安靖者惟苟同而已矣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以苟同為賢其意將以求安靖也殊不知是是非非力爭明辯合天理當人心乃所以為安靖阿意順指媚上諂下無所救正蔑聞箴規則雖求為安靖乃所以為大不安靖耳今災異數見天怒未釋怯證日新民情易揺尚得謂之安靖乎本朝慶歷嘉祐閒羣臣可否相濟至熙豐而并為一談元祐諸賢亦可否相濟至紹符

而又并為一談由今觀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委靡至近年極矣臣之愚見竊謂勿以已意為逆順而以義理為逆順勿以同異定取舍而以是非定取舍庶乎陛下不受人之欺而國家享得賢之實今也不然脫遇有一任使有一除授則左頋右盼輒興乏才之嘆正如風痺之人縱緩不收四肢百骸不為我用謂之骨力之強可乎陛下赫然聖明照臨于上破茍同之說闢大公之途使天下人才踴躍奮迅乃可以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矣

臣所謂陛下一振人才之綱領則骨力必強者此也今日急切之務兵財二事而已論者但知逐末忘本臣竊惑焉自古興王之始奮徒手而運掉一世無兵而立有兵無財而立有財蓋其精神志念沉深果斷幾未至不輕躁以先事勢可為不遲疑而失時挫而逾厲弱而益壯則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立兵財本一事血脉本相通今析而言之執政各主其一不識兵而非財兵何以養財而非楮財何以辦苟不通為一體大作規模洗滌

積弊而一新之臣未見其可也厥今中外所養之兵與凡屯戍沿邊者不為少矣而猶苦於無兵。赭弊布在天下者凡四十千萬有奇其數可謂至夥矣而猶窘於無財此豈拘泥常調者所可變而通之哉陛下必思夫興王之始奮徒手而運捭一世者何術而致此彼惟不以常調處之危中求安死中求生故能易禍為福如反掌之易耳是故患兵之少而言增募者謬說也患赭之不行而言秤提者尤謬說也舉朝群臣泛泛如河中木而

陛下又未嘗毅然振刷有所改作則爲能救今日傷敗危亡之天下哉或者乃曰論事易行事難今欲振刷改作必思如之何而發端又如之何而布置又如之何而究竟可也臣應之曰今日非不可振刷改作也特患未肯振刷改作耳如陛下果肯振刷改作必有其道矣且陛下亦嘗以自昔人主處艱險危急之極者而思之乎彼口之所食者何食身之所服者何服宮嬪凡幾御凡幾内外有冗官冗吏否乎有濫恩横費否乎興土木

否乎侈宴集否乎獻議者或及此則笑曰是不過節用耳所用如丘山而所節僅涓埃此迂談耳臣之所言奚止曰節而已哉直欲陛下如興王之始奮徒手而運掉一世則必思坐卧仰瞻飲食嘗膽真如越王勾踐可也必思大布之衣大帛之冠真如衛文公可也夫如是天下將曰萬乘帝王而所食如是所服如是是真欲興邦矣是真欲洗一世而更新矣妃嬪耶褻御耶土木耶宴集耶必能奮然大從減省天下傳誦曰今日汰其人矣

明日又罷某事矣冗官耶冗吏耶濫恩耶横費耶必能確然痛加裁抑天下傳誦曰今日下某令矣明日又革某弊矣陛下立心務在必行決不朝作而暮止朝廷論議至當歸一寧有甲可而乙否萬一左右之臣迎逢陛下之意以為方今事勢未至危殆之極何必先為苦節窮蹙之態是說也乃害陛下之儉德者也所宜深警而亟斥之或又以為方今幸而人無横議何必為此紛更張皇之舉是說也乃沮陛下之從善者也尤宜明辯而

力排之陛下胡不思夫夏少康之興僅有田一成有衆

一旅可謂至狹至微矣尚能振作興起挽回衰亂之邦

復為隆盛之勢陛下視少康之時豈不尚易於斡旋運

用乎梁武帝為侯景所逼自知必亡乃曰自我得之自

我失之亦復何恨嗚呼代天作子撫有萬方危迫困辱

至出此語書之史冊貽羞千古當其尚可救藥也怠而

不奮及其不可支吾也猶不知悔自昔然矣可不懲乎

今日之事不問智愚不拘中外同然一辭皆曰巧婦不

能為無麪餅甚者則曰國將與楮俱敝其慮固苦其言
固切而論及於振刷改作則又皆曰陛下猶未之肯也
不特陛下未之肯為陛下左右之臣者皆未之肯也毋
乃以為妨已而不暇計國乎不思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計國乃所以為已計也陛下躬率於上將有管晏為時
而出如陛下猶欲以平時架漏之具文而施之於傷敗
危亡之天下則雖有管晏猶不知為陛下計而況未有
管晏乎夫管晏孔門之所羞稱也今欲求其所羞稱者

尚不可得陛下亦可反而思之矣人主天下之利勢也陛下操賞罰之利勢於掌握之內惟在乎善用之則天下何難治之有臣所謂陛下一提兵財之體統則血脉必通者此也抑臣復有獻焉上以言求下下以言應上勿謂言為無益也臣竊思今日之事復有十條焉號令率多反汗取輕天下今當謹重其所發一也賞罰未行之始天下已生疑心今當示信而勿惑二也所在軍情不安敢於陵犯紀律今當厚恤而嚴法三也災變之後

小民艱食皆將驅而為盜今當招糴以弭姦四也秋高馬肥敵情叵測區處邊面已為後時豈容更復悠緩五也督府制閫統體相關所宜戒飭一心以國事而滅私情六也監司按行諸路楮劵徒致煩擾亟宜別行措置七也州縣體量田租務在實惠及下以固民志八也湖淮交子盡合易以銅楮通彼所以寛此儻是說可行亦當早有定論九也安邊所乏積貯合議區畫毋致隂消潛耗十也此十條亦粗足以裨末議然臣不敢掇拾細

徵以涵聖聰者盖以治天下必使神氣精明自然骨力強而血脉通凡此末節有不勞餘力而自舉者陛下毋以神氣之說為迂稽諸天地驗諸人事今日之變非向時火災之比盖火災僅在京城未為廣也今之水災徧及外方矣不戒于火猶可諉曰居民弗謹遂至延燎水災非細故也我宋以火德王天下先朝河决為災猶且上下恐懼况風雨肆虐至於此極陛下其可不奮志力行一反衰薾之光景而為興隆之氣象哉詩曰惟昔之

富不如時惟今之疚不如茲又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臣賤性朴愚懷不自已幸值陛下尊之使言是以一吐狂僭惟陛下財幸

吏部尚書魏了翁上奏曰臣伏見比日以來天文示異何其稠也六月庚辰流星晝隕其占為覆軍為陰謀越十日己丑熒惑入太微垣其占為饑為逆為喪七月戊戌太白經天其占為兵為秦強為不臣此金火二星之變至于今未退也而火廹內垣尤為急切越六日丙午

以後金星行入東井夫孽非天作變不虛生陛下亦思
所以省己悠回天心乎漢相王嘉謂動民以行不以言
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於上天神明
而可欺乎人皆以為至言臣謂如此言者在二漢以來
絶少抑不知民與天一也安有為欺民之事而可以應
天亦安有為欺天之事而可以動民者此猶未免於擇
焉不精然其立言之大意則固已深中乎千有餘年應
天動民之實病矣臣每見近年以來羣臣封章多言陛

下每遇祀饗必逢開霽每有禱祈無不響荅而臣嘗以為此特淺淺之為見者耳大水大火大兵大盜無歲無之而不此之問乎姑以今年所聞如正月而徐邳覆軍二月而惠寇作亂三月而黄陂逐將四月而建辛違命五月而禁衛失伍六月而京口挻禍七月而高郵阻兵封章奏疏非不多矣而不以是為異也不特此也雖乾文示異無月無之亦能盡徹於陛下之聽乎陛下聞災異聞變故未嘗不知畏懼也而臣猶有疑於動民以言應

天以文則民未可得而動天未可得而應也天未可應臣何以知之以民未可動知之耳民未可動何以知之臣半年之間涉萬里長途所接州縣民吏語及親政未有能深信者至江淮以來則憂危之語日聞以此知民未可以虛言動也民未可動則天決不可以虛文應也惟陛下實體而篤行之

權中書舍人王應麟以冬雷上言曰十月之雷惟東漢數見命令不專姦衺並進卑踰尊外陵內之象當清天

君謹天命體天德以回天心守成必法祖宗御治必總
威福
洪舜俞進故事曰昔神宗時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神
宗以久旱不許羣臣固請富弼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
恐陛下以同天節敵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
盛德事正當以示四方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弼
又上疏頗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神宗親書答詔曰
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在王室何以臻

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

臣聞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陟降厥士日監在兹上天之心與君接人君之心與天通一陟一降隨寓隨在初無毫髮之間五事有敬怠則庶徵有休咎其應如響之應聲我神祖久旱輟同天節上壽之禮亢陽即日而雨陛下以雷變寢天基節上壽之禮積陰即日而霽夫豈人力所能致哉此心即天心天

心即此心也富弼於既雨之後奏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蓋姦佞之遠忠良之近即以畏天戒天意在於進君子退小人人君欽承此意而行則寅畏之實也荅詔欲弼不替今日之志君臣交相儆戒宜有以祈天永命也皦臣故亦願陛下與二三大臣不以天意已回為喜常以天命難諶為懼

許應龍進故事曰劉安世嘗言於哲宗之朝曰上天之體雖高而聽甲明主所以恶文而尚質與其為祈禱之

小數不若圖銷變之大方願陛下夙夜祗畏側身修行特下明詔以示罪己又許中外之臣民極言政事之缺失專委近臣考求其當以施有政命公卿輔弼同寅協恭以思天變開衆正之路塞群枉之門誠倫災之善經應變之至務也

臣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茲不易之至論也夫災異之來天所以警人主苟不講明乎實政而徒崇尚於虛文其何以轉禍為福哉夫避正殿減常膳徹音樂固

足以寓兢業之忱驗占候謹齋戒嚴禱祠固足以示
禬禳之意然此特應天之文爾必下詔求言以聞已
之過失必散財發粟以蘇民之疾苦必輔弼之臣同
寅協恭而後可以圖銷弭之方必賞罰之行不僭不
濫而後可以起偷惰之習如此則君無失德朝無闕
政感召之機當如影響之隨矣此則應天之實在今
日所當先也竊觀近事所謂應天之文雖已備舉應
天之實尤當加意中外獻言盍求其當而施行之必

速賑卹雖行宜覈其實而給散之必均私謁不行則衆正之路開獨斷不惑則羣枉之門杜示恩威以馭將士振紀綱以尊朝廷上下一心無有扞格則形聲和而天地應有不期而然者昔蘇軾有言熒惑犯日以太宗修德而雨足熒惑守心以二聖施仁而退舍蓋已然之明驗也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

應龍又進故事曰真宗景德三年司天定五月朔日蝕上避正殿既而陰晦不見上語宰相曰此非朕德所致

但喜分野之民不被其災耳高宗紹興元年日有黑子

上曰日為太陽人主之象應天之道以實不以文若朕

實德未至徒為文飾恐難動天其在君臣相與盡心行

安民利物之事庶幾天變不至為災

臣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茍人

心說於下則天變銷於上猶影響之相應也夫天佑

民而作君君承意以從事茍一念之形必以為民為

先一政之施必以害民為戒矜憐撫育布德行惠使

無一夫不被其澤則形聲和而天地應尚何災變之足慮自夫闕政舛令有以干陰陽之和故譴見于天以示警戒苟能因災而懼是究是圖舉行寛恤之政俾斯民無愁嘆怨恨之聲猶可以上回天意轉妖為祥若徒避正殿減常膳以示貶損而無寵綏四方之意是特循故事耳果何以盡感格之實哉故真宗因日蝕不見不以為朕德所致而惟喜分野之民不被其災而高宗因日有黒子而欲行安民利物之事者

其意蓋為是耳比者日官預占薄蝕陛下首頒御札亟率舊章御便朝損珍羞嚴恭寅畏不遑朝夕復發德音赦過宥罪恤流移而蠲租賦撫士卒而惠鰥寡仁心一形天心隨格陰雲布䕶靈耀靡虧若可以上寬憂虞遵迎嘉貺而謙沖退托稱慶之禮既不舉行復常之請又未俞允雖虞舜之惟時惟幾文王之小心翼翼何以踰此然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不以言必戒謹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而始終如一

然後可以應天必官吏謹於奉行遐邇罔不周徧而不為文具然後可以動人天人之間既和同而無間則開重暈之祥建中興之業可指日以冀矣

歴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歴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災祥

宋理宗時江東提點刑獄杜範上奏曰旱暵洊臻人無粒食楮券猥輕物價騰踴行都之内氣象蕭條左浙近輔殍死盈道流民充斥未聞安輯之政剽掠成風已開弄兵之萌是内憂既迫矣新興北兵乘勝而善鬬中原

羣盜假名而崛起擣我巴蜀據我荆襄擾我淮堧近又由䕫峽以瞰鼎澧疆埸之臣肆為欺蔽勝則張皇而言功敗則掩覆而不言脫使乗上流之無備為飲馬長江之謀其誰與捍之是外患既深矣人主上所事者天下所恃者民近者天文示變妖彗吐芒方冬而雷既春而雹海潮衝突於都城赤地幾徧於畿甸是不得乎天而天已怒矣人死於干戈死於饑饉父子相棄夫婦不相保怨氣盈腹謗言載路等死一萌何所不至是不得乎